



《红楼梦》第八回,宝玉正在宝钗那里说着话:“一语未了,忽听外面人说:‘林姑娘来了。’话犹未了,林黛玉已摇摇的走了进来。”这是脂本的文字,而程高本改了,把林黛玉的“摇摇”改成了“摇摇摆摆”。红学家们的公论是,“摇摇”是妙笔,形容出林黛玉身体的弱柳扶风和步态的摇曳生姿,后面加上“摆摆”,则是俗笔恶笔,实乃“狗尾续貂”。

“摇摇摆摆”的确不像样子,但知书识礼的林黛玉,走路“摇摇”的又是什么样子?要我看,好像也不大雅观。“摇摇摆摆”比“摇摇”,不过是幅度更大一些而已。“摆摆”固然是“狗尾”,“摇摇”怕也算不得“貂”。

有学者称,“摇摇”是“曹雪芹赋予林黛玉的独特气质”。我看不见得。来看看林黛玉进来后,曹雪芹是怎么描写她的。薛姨妈摆上几样茶果,留他们吃茶,宝玉又要吃菜喝酒,李嬷嬷

●网络新词语

公厕文学

刘玉杰

“公厕文学”是网友们对地图软件里公厕评价区内容的趣味调侃。在各类地图应用中,每一个地点都支持用户发布评价,而其中对公厕的一些评价,意外戳中了无数人的共同经历,引发了强烈共鸣。

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找公厕的崩溃时刻:当你按着导航往最近的公厕狂奔,一路上憋得浑身冒汗,连步子都不敢迈大,好不容易熬到导航标注的位置,却发现要么这里根本没有公厕,要么眼前的厕所设施是坏的,根本无法使用。这种满怀希望最后却彻底落空的无奈和哭笑不得,被网友们用生动又充满幽默感的文字写进了评价里,慢慢攒出了这种独一份的“文学”风格。

不少网友调侃,这些公厕评价完美印证了“苦难是文学的摇篮”这句话。正是因为实打实经历过这份极致的尴尬和生理上的“折磨”,大家才能写出这种让人捧腹大笑,又瞬间感同身受的文字。

●灯下谭红

摇摇摆摆

孙香我

就上来拦着,不让宝玉喝酒,这时“黛玉嗑着瓜子儿,只抿着嘴笑”,一面悄悄推宝玉说“别理那老货,咱们只管乐咱们的”。我们且连起来看看,“摇摇的走了进来”,“嗑着瓜子儿”,“别理那老货”,这种样子,这种口吻,好像不大像一个大家闺秀,说轻一点,不美不雅,说重一点,举止轻浮,言语轻薄。

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描写林黛玉呢?是仅仅为了对比宝钗的端庄静雅,还是有其他什么深的曲的原因呢?我怕动脑筋,懒得去细想,看书我是五柳先生一派的,“不求甚解”。还令人不解的是,《红楼梦》第三回林黛玉刚到贾府时,是“步步留心,时时在意,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,多行一步路,唯恐被人耻笑了去”,贾府里亦是“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”,但到了这第八回,这才来了几天,怎么连走路都“摇摇”起来了呢?

有红学家对“摇摇摆摆”是大加赞

网购时代,很少去商场了。偶去一次,没走多少路,就觉得有些疲倦。于是在一家服装专卖店坐一会儿,观察试衣顾客的言谈举止,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,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。

有位女士体形偏胖,腹部有些臃肿。我用这样的语言描述她的容貌,是不太礼貌和妥当的。其实我觉得她气色红润,精神很好,但她自己显然以瘦为美,一直跟营业员抱怨自己胖了,说去年瘦些时,这家店的很多衣服都能穿得挺好看。她似乎是这家店的老主顾了,跟营业员很熟,两人像朋友一样聊着天。

她试了不少衣服,我注意到大多是浅色底小碎花图案的连衣裙,穿上后不太能遮盖她在意的体形,所以她都不太满意。在我看来,她比较明智

赏的。民国学者王伯沆,五次批注《红楼梦》,撰写一万二千余条评论,是红学大名家。在“林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走了进来”句下,王伯沆评点说“宛若游龙”。王先生大概忘了,在后面的第一百一十七回开头,也有“那和尚便摇摇摆摆的进来”。美人林黛玉,原来竟与和尚是一样的“摇摇摆摆”,读者都不忍心看了,不知红学家是怎么看出“宛若游龙”的。想起十多年前,有一回我在广陵书社的书库里挑书,看到一部《王伯沆批校红楼梦》,线装影印,好几十册,一时心里痒痒的,但价颇贵,犹豫一番没有舍得买。如今想起来,好像也用不着后悔的。

戚序本《红楼梦》写林黛玉的这句话,却是既没有“摇摇”,也没有“摇摇摆摆”,直接是“林黛玉已走了进来”。单就文字论,我觉得倒蛮好的,用形容词,用得贴切,用得传神,才算用得好,否则宁可不用,宁可文字质朴一点,就让林黛玉好好地走进来。若是如学者所说,“摇摇”是“曹雪芹赋予林黛玉的独特气质”,那紧接着的“嗑着瓜子儿”“别理那老货”,又是什么样的“气质”呢?学者研究《红楼梦》,眼光当然高明,但看书也一定是各人各眼光,以我浅俗的眼光看,“摇摇”应该很像王熙凤那个“泼辣货”。

的选择是:要么下决心锻炼身体,控制饮食减重;要么改变风格,穿剪裁简洁、面料挺括的深色套装。前者需要毅力,后者需要突破的智慧和勇气。

我离开时,她听从营业员的建议,换上了一条腰部用宽皮带束住的深色连衣裙,效果还不错。

听从他人的建议做出合理的改变,这对她来说,是明智的一步。囿于单一的生活方式而身心有些失衡的我,听从朋友们的建议,多出门走走,接接地气,这也是明智的一步。就像身处封闭闷热的房间,先打开一扇窗,让风吹进来,让身体动起来。而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需要以毅力、智慧和勇气不断寻找与调整,没有捷径,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——这对她,对我,对所有的人,都是一样的。

驻蹕天津水西庄,因紫芥盛开,御赐名“芥园”,但旧志并未将其归为行宫。

天津还有一处未实际启用的西式行宫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慈禧与光绪计划赴津阅兵,令直隶总督荣禄筹备行宫,并预备了河北海防公所及海光寺两处行宫。在海防公所后面建造一座花园,聘请英租界工部局工匠进行西式改造,装电灯千余盏。后因戊戌政变阅兵计划搁置,但行宫及阅武厅工程已经过半,“仍飭赶紧完工,以便将局撤销,节省经费”。海防公所也被后人称之为“西式行宫”。

乾隆时期,皇家园林分大内、离宫、行宫御园三类,天津的清代行宫便是行宫御园的典型代表。如今蓟州的清代行宫虽仅存基址,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内涵,是清代造园艺术的珍贵实物佐证,更是研究清代天津历史地位的重要例证。

1808年,11岁的舒伯特考入维也纳宫廷少年合唱团,进入皇家寄宿制学校学习。此后三年间,他一边攻读文化课,一边深耕音乐艺术,渐渐崭露头角。一天,14岁的舒伯特正用钢琴弹奏自己创作的曲子,恰巧被刚上任的宫廷书记官斯帕恩听见。斯帕恩震惊不已,在确认曲目确为舒伯特原创后,当即认定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音乐天才。

他鼓励舒伯特坚持创作,可舒伯特却吐露了烦恼:因缺少五线谱纸,他只能在白纸上自行画线,耗费的大量时间让他十分发愁。斯帕恩闻言说:“五线谱纸不算贵,让你父母买就好。”舒伯特无奈答道:“父亲极力反对我作曲。去年我因埋头创作导致成绩一落千丈,他大发雷霆,还说若不放弃作曲就永远别进家门——我哪敢让他买五线谱纸。”

比舒伯特年长十岁的斯帕恩,次日便慷慨赠予舒伯特一大沓五线谱纸,足足有三百张,还说:“以后你的五线谱纸都由我负责了,用完了尽管跟我说。”然而,舒伯特的实际用纸量却让斯帕恩震惊不已:他原本以为那些纸至少能用一个月,结果仅两天就被舒伯特用完了!

舒伯特创作速度之快、用纸量之大,远超斯帕恩的预料。每天夜里,他都在音乐教室中埋头创作,一张张五线谱纸很快便写满了乐谱。斯帕恩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,只为省下钱来,源源不断地为舒伯特提供五线谱纸。

自此,舒伯特因缺纸而压抑创作激情的日子一去不返。他接连在五线谱纸上创作出弦乐四重奏、序曲、钢琴联弹曲等作品,这为他最终踏上艺术道路并大放异彩奠定了重要基础。试想,如果没有斯帕恩的支持,可能就没有后来闻名于世的舒伯特了。

这段“两天用完三百张纸”的佳话,不仅是舒伯特惊人创作力的生动写照,更成为艺术史上一段关于知音相遇、梦想得以浇灌的温暖注脚。对于真正的天才而言,外界的理解、支持与必要的物质条件,如同阳光雨露之于幼苗,能让其潜藏的才华得以尽情迸发,最终绽放出璀璨夺目的艺术之花。

早晨我排队去买鸡蛋饼。前面的女孩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蛋交给摊主:“加两个蛋!”等女孩走了,我问摊主:“这鸡蛋还能自带啊?”店主说:“当然可以!这女孩经常这么干。”

在摊主这儿加一个鸡蛋要一块钱,自己带的话,两个鸡蛋花不了一块钱。

我说:“那下次我也带两个蛋来。”摊主白了我一眼说:“你是不怕丢人你就带。”

……

伯乐之识

张秀芝

两个鸡蛋

鞠志杰

●柳墅行宫沧桑录

清代天津行宫有几座

曲振明

之路而建,历时十年竣工,占地六千余亩,是继避暑山庄、圆明园之后的清代第三座皇家园林。山庄分前宫、中宫、后宫,苑景又划分为东涧、西涧、山岳三大区域,设内八景、外八景等共38景,造园艺术独具特色,也是清代第二大天然山水园。

据光绪《畿辅通志》记载,天津县境内有柳墅行宫与皇船坞两处帝王驻蹕地。与蓟州诸行宫为出巡途中暂驻不同,柳墅行宫是专为帝王到访天津所建,故旧志称“驾幸”而非“巡幸”。此外,乾隆十三年(1748)高宗东巡曾